



世界·大师·原典·文库
(中文导读插图版)




总主编◎杨慧林 金莉

时间机器



The Time Machine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著
郭英剑◎导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文导读插图版)

总主编 杨慧林 金莉

The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著
郭英剑 导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机器: 英文 / (英) 威尔斯 (Wells, H.G.) 著; 郭英剑导读.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9

(世界大师原典文库: 中文导读插图版 / 杨慧林, 金莉总主编)

ISBN 978-7-300-16418-2

I. ①时… II. ①威… ②郭…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科学幻想小说-英语-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756 号

世界大师原典文库 (中文导读插图版)

总主编 杨慧林 金莉

时间机器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著

郭英剑 导读

Shijian Jiq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 www. crup. com. cn](http://www.crup.com.cn)

[http:// www. ttrnet. com](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9.875 插页 1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7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世界大师原典文库（中文导读插图版）

编委会

总主编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金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编委

- | | | | |
|-----|----------------------|-----|------------------|
| 常乐 | 沈阳建筑大学外语学院 | 刘小枫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 陈世丹 |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 | 栾述文 | 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 |
| 陈万会 | 聊城大学外语学院 | 彭工 | 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学院 |
| 程朝翔 |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 史宝辉 |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
| 方开瑞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
语言文化学院 | 史彤彤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
| 高宏存 |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
化部 | 石运章 | 山东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
| 郭涛 |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 谭少兵 |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 |
| 郭英剑 | 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 唐蔚明 | 三亚学院外语学院 |
| 韩东晖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王健芳 |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
| 鞠玉梅 | 曲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 王立非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
学院 |
| 孔令翠 | 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 王守仁 |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 |
| 兰萍 | 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 文旭 | 西南大学外语学院 |
| 李常磊 | 济南大学外语学院 | 吴亚欣 | 山西大学外语学院 |
| 李红 | 重庆大学外语学院 | 修旭东 | 鲁东大学外语学院 |
| 李京廉 | 北京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 杨蕾达 | 海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
| 李丽生 |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 杨连瑞 | 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 |
| 李毅 | 山东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 杨仁敬 | 厦门大学外语学院 |
| 李正栓 |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 杨瑞龙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 李佐文 | 中国传媒大学外语学院 | 杨若东 |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学院 |
| 刘白玉 | 山东工商学院外语学院 | 涨潮 | 琼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
| 刘世生 | 清华大学外语学院 | 赵雯 | 东北大学外语学院 |
| | | 资谷生 | 云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

统筹

鞠方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



出版说明

对于古今学问、中西思想的会通之难，王国维先生的感悟最为深切：“如执近世之哲学，以述古人之说，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也……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语意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今人之于古人的“以意逆志”尚且如此，又遑论国人之于西人？于是王国维先生认为“外国语中之无我国‘天’字之相当字，与我国语中之无 God 之相当字无以异”；经典之妙，“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1]

译事之难如是，中国人研读西学经典却不能不借助译本。译本或如业师，指点迷津、功不可没，然入门之后能否一窥堂奥，阡陌纵横如何辨知虚实，则不能不溯本求源。因而阅读原典、溯本求源、汲取学养为会通中西之要素之一。

在本书编委会专家、学者们的指导下，我们精选了西方历代名家经典著作的权威版本，辅之以中文导读，配以精美插图，分批推出“世界大师原典文库（中文导读插图版）”，供读者对比、品味、研读。

本文库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力求满足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需求，力求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涵养通识，同时也特别为外语教师、外语类大学生、外语学习者和外语爱好者提供便捷实用的参考资料。

世界之大，在于和而不同；学问之大，在于海纳百川；心灵之大，在于兼容并蓄。我们相信，“世界大师原典文库（中文导读插图版）”会成为各界读者阅读、研究和收藏的精神大餐。

杨慧林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金莉 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2012年9月

[1]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见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473—47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导 读



郭英剑

《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是一部科幻小说。

一部好的科幻作品，至少应该具有文学与科学两方面的优秀品质。一方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即要用文学的语言及其手法去表达、传递和宣扬作者的理想以及对现实的批评性观念；另一方面要有基本的科学依据，要在现有的科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去放飞想象，展示一个乃至多个全新的科学现象、事务，甚至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时间机器》正是这样兼具两方面优秀品质的一部出色的科幻小说。这部出版于 1895 年的小说至今还被人阅读，且被视为经典之作，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作者对他所处时代的批判精神及其真知灼见，至今还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和探讨；第二，作者所开创的“时间旅行”(time travel)，在科学领域至今仍然是人们心向往之并且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探索的科学现象；第三，作品本身是科幻作品的先驱者之一，为后来科幻小说成为重要的和独特的文学形态作出了贡献。

在 21 世纪的今天，一部 19 世纪末出版的科幻作品所想象的现象与世界仍然是科学家努力探索的方向，这本身就说明了《时间机器》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的价值所在。

《时间机器》的作者是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他1866年出生于英国的伦敦。在青年时期，他上了一所理科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讲授科学课程的老师。在上学期期间，他接受了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指导，也接受了他的科学进化论的思想。由此，大概可以解开我们对他们何以会写出科幻小说，又何以能够有坚实的科学依据的初步疑惑。1895年《时间机器》成书出版时，威尔斯才29岁。

威尔斯的小说大都是有关未来的，总是把读者带入一个奇妙的世界之中，让人看到人性与大自然的相对黑暗的一面。由此在无形之中，人们会意识到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当时流行的物竞天择以及达尔文理论。

其实，威尔斯所写的科幻作品还有很多。在《时间机器》之后出版的《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1896）、《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和《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等，都在文学史与科学史上留有印迹，也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并且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但威尔斯最著名的作品，还应该算是《时间机器》了。

一般来说，科幻小说都比较引人入胜。因为人性中的好奇心作用，读者总是能够被科幻小说轻而易举地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中，且往往会从最初的不相信、反对和质疑，过渡到疑惑、被吸引，再过渡到认为有道理，乃至最后被剧中的人物以及事件所打动而沉浸其中，享受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所带来的快感。

《时间机器》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世人所想象不到的世界，但却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应该说，这正是威尔斯小说创作颇具力度的地方。

从情节上看，《时间机器》大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时间旅行者”在公元802701年身处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世界中的历





险故事，而另一条就是时间机器神秘的未来之旅了。

小说的主体部分有 12 章。自始至终的主要人物有两个。第一个是被称作“时间旅行者”（The Time Traveller）的主角。但有趣的是，在小说中，这位主人公一直没有一个真实的姓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发明家，痴迷于未来学，家住在伦敦郊区。第二位就是作品的叙述者了——希尔亚先生（Mr. Hillyer），他是“时间旅行者”家中的客人，对“时间旅行者”以及“时间旅行”本身怀有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小说主要以叙述者——希尔亚先生——用直接引语引述“时间旅行者”的话语为主，同时辅之以描述和转述当时聆听的现场情景。像这种采用叙述者（narrator）讲述，特别是引用“时间旅行者”原话的方式来讲述一个神奇的故事——尤其是在主要故事发生的阶段——往往会给人以很强的现实感和现场感，读者也会有身临其境之感。

小说的第一、第二章，也就是故事的开始，“时间旅行者”在家中向包括叙述者在内的一群客人讲解科学知识以及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创造。他声称，人不仅可以在空间中走动，也可以在时间中穿梭。这样的理论自然引起了在座宾客的困惑、疑问与反对。但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时间旅行者”说，他已经建造了一艘“时间机器”，并且展示给大家看。他告诉大家，就是这台机器可以保证他在时间中的旅行成为可能。此后，他进入机器，操纵杠杆，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了云层之中。

就科学意义而言，威尔斯在这里大胆地探索了时间的意义。那个时候人们常常讨论的是物体的长度、宽度、高度等，对于空间、距离等也比较敏感，但对时间来说，则重视不够。在威尔斯看来，这第四维正是需要人们去探索的陌生领域。他要在时间中寻找出路。当然，最开始人们抱有怀疑甚至是根本不相信的态度，尽管还是有人相信，在未来人们是能够自由自在地在时间中来回穿梭的——而这，恰恰是科学家所期盼去研究

和有所发现并努力的结果。

一周之后，在约定的时间内，客人们来到“时间旅行者”的家中，不久就发现主人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衣衫凌乱，疲惫不堪。晚饭后，大家坐在一起，开始聆听“时间旅行者”带来的可谓惊心动魄的未来故事。

从第三章开始，“时间旅行者”详细地向客人讲述了自己乘坐着建造的时间机器来到未来后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间机器停下来时，已经是公元 802 701 年了。“时间旅行者”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疾病、昆虫、杂草，也没有暴力。他还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人类，他称之为“埃洛伊人”（Eloi）。“时间旅行者”发现，埃洛伊人柔弱而又乐观，围绕着他这个外来的大玩具笑语欢歌、手舞足蹈，他们就像是一群无忧无虑、毫无邪念的孩子。

但很快，“时间旅行者”又发现了第二个人类——莫洛克人（Morlocks）。他们遍布在山野之间，横行霸道。最令“时间旅行者”惊讶的是，他很快发现，莫洛克人生活在地下，只有在夜晚时分才会从地下爬出来，依靠捕捉并进食埃洛伊人而活。特别是在黑夜到来之时，包括“时间旅行者”在内的人都不得不拼命逃离他们，才能使自己不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

不幸的是，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时间机器”被人偷走了。他怀疑是被莫洛克人给偷走的，而且被放在了附近巨大雕塑的基座里面。后来，他救下了一位差点溺水而亡的“埃洛伊”姑娘维娜（Weena）——这应该算是小说中的第三位主人公了。据“时间旅行者”告诉大家，你很难从外表判断这个维娜究竟是男还是女，但他几乎可以肯定维娜是位女性。维娜对“时间旅行者”很友好，而在“时间旅行者”看来，她更像是个宠物或者一个小孩子。

“时间旅行者”带着维娜来到了莫洛克人的居住地，寻找自己的机器。虽然他发现莫洛克人害怕火，但还是被人赶了出来。



他和维娜一起来到一处他称为“绿色瓷器官殿”（Palace of Green Porcelain）的地方，后来发现是一个博物馆。在这里，“时间旅行者”发现了更多火柴、樟脑，还找到了一个杠杆做武器。后来在穿越一处森林的时候，他无意中点燃了一把火，许多莫洛克人死于大火，而在随后的战斗中，维娜也被杀死了。筋疲力尽的“时间旅行者”飞快地回到了雕像的基座，发现那里的门已经被撬开了。他大踏步地走进去，然后乘上自己的机器，呼啸之间飞离了这块是非之地。

从整个叙述看，小说是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写法。第一和第二章组成了小说的大框架，也就是外部故事。接下来，也就是从第三章开始到结束，才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故事——也就是发生在“时间旅行者”身上的一切。这种写法，一方面交代了历史背景，另外一方面则制造了一种悬疑氛围。

必须注意的是，作者所描述的时代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所谓维多利亚时代，是指从183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开始到她1901年1月22日去世为止的60余年的历史。这段时期在英国历史上可谓是秩序安良、繁荣富强、国民充满了自信的时代。从文化上看，这一时期是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到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过渡时期，这一点表现在了宗教、社会价值观与艺术等方方面面。也恰恰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才可以有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批抽着雪茄的绅士们在认真地讨论时空问题的景象出现。同样，也正是由于在那样的时代，由于人们的乐观，也才会有人相信有时间机器的存在。

然而，《时间机器》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作者最感兴趣的话题，还应该是社会问题。因此，也就是从第三章“时间旅行者”的故事一开始，作者就借用“时间旅行者”的故事借题发挥，把矛头直指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他对当时社会风行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心存芥蒂，有所批判。在“时间旅行者”看

来，埃洛伊人的弱不禁风，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之中以及集体的生活状态所导致的。虽然他们都很漂亮，但却懒惰且缺乏智慧。当时英国的风尚是追逐技术革新和社会安定。很多人都认为进步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件好事情。但在威尔斯看来，进步也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如果技术进步使人太过舒适的话，人往往就会变得柔弱不堪。这样的理念，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不无启发意义。

第五章是比较长的一章。作者通过“时间旅行者”对埃洛伊人世界的探索，含沙射影地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习俗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埃洛伊人的世界就是一种反乌托邦（Dystopia）。我们都知道，当有人写一个乌托邦的故事时，往往就会描述一个美满的社会，然后告诉你怎样才能去实现这样的理想。而当一个人写一个反乌托邦故事的时候，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地告诉你，如果某些方面出了问题，社会就会误入歧途。因此，如果说在前一章中作者通过描述埃洛伊社会的状况而对共产主义提出了批评的话，那么在本章中，他就把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归咎于资本主义了。而当时的伦敦就是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缩影，而其紧张的劳资关系也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到第六和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时间旅行者”走入了地下世界，走进了莫洛克人的世界。在这里，作者凸显了自己对莫洛克人吞噬、追逐和恐吓埃洛伊人的反思。他认为，这就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对其主人进行疯狂的报复。由此我们感受到了威尔斯对当时社会制度及其状况的焦虑感。

从第八到第十章，威尔斯所讲述的未来故事基本到此结束了。但在这一段的故事中，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火，二是暴力。前者在维多利亚时代早已不是什么有力的武器了，但在未来，它却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生畏、富有魔力的利器。在故事中，火成为了“时间旅行者”逃出敌人魔掌的关键因素。





后者则是类似《时间机器》的科幻故事所不能缺乏的因素，因为只有暴力和骚乱才能迫使主人公急于逃离危险。同时也正因为逃得匆忙，主人公没有带回更多的证据展示给大家去看，这就给故事中的宾客和故事之外的读者留下了神秘莫测、半信半疑的感觉。

在第十一到十二章以及后记当中，离开了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世界，威尔斯将故事的焦点从冒险转入到了时间旅行。他在这里讨论了天文学与进化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愉悦之情。而他的理论与很多当代的科学理论（如熵理论等）有契合的地方，从一个侧面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科学才能。

由此可见，在这样一部科幻为主的小说中，威尔斯不仅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态度，还充分展示了他对待贫富群体以及差异（特别是他对当时工业化时代劳资关系）的忧虑。这就是在威尔斯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威尔斯不同于乃至高于一般科幻小说家的地方。

《时间机器》属于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但准确地说，应该算是一部科幻中篇小说（novella），因为篇幅并不算太长，成书后也不厚。以比较常见的大众市场平装本（Mass Market Paperback）1992年版为例，不过区区125页。但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它不仅在文学上与科学上意义非凡，在大众中也影响深远。自1895年出版以来，已经被两度改编为同名电影，两度被改编为电视剧，被改写为喜剧故事的版本更是不计其数。

今天，学术界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时间机器》是第一部有关时间旅行的作品，“时间机器”（time machine）这个词就是由威尔斯创造出来的，而《时间机器》所讲述的故事也推动了“时间旅行”（time travel）一词在大众中的广泛流行。

《时间机器》中那位无名的“时间旅行者”，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任何人。我们都要走向未来。而在这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不仅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也会也应该去思考

与反省当下及未来的社会和生活状况。

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技术如此发达、人类早已踏上月球的时代，我们更期待着飞向遥远的未来，去探索未知的全新世界。

——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依旧热爱《时间机器》的原因所在。

2012 年 9 月

郭英剑，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英剑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学、比较文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

VIII

编者注：为使读者能更好地感受威尔斯的思想及写作风格，本书将其另外一部科幻小说《隐形人》附在书后，供广大读者欣赏、品读。



CONTENTS



1.....	1
2.....	13
3.....	21
4.....	29
5.....	43
6.....	63
7.....	71
8.....	81
9.....	91
10.....	101
11.....	107
12.....	113
13.....	119
Appendix	121
14.....	123

The Time Traveller (for so it will be convenient to speak of him) was expounding a recondite matter to us. His grey eyes shone and twinkled, and his usually pale face was flushed and animated. The fire burned brightly, and the soft radiance of the incandescent lights in the lilies of silver caught the bubbles that flashed and passed in our glasses. Our chairs, being his patents, embraced and caressed us rather than submitted to be sat upon, and there was that luxurious after-dinner atmosphere when thought roams gracefully free of the trammels of precision. And he put it to us in this way—marking the points with a lean forefinger—as we sat and lazily admired his earnestness over this new paradox (as we thought it) and his fecundity.

“You must follow me carefully. I shall have to controvert one or two ideas that are almost universally accepted. The geometry, for instance, they taught you at school is founded on a misconception.”

“Is not that rather a large thing to expect us to begin upon?” said Filby, an argumentative person with red hair.

“I do not mean to ask you to accept anything without reasonable ground for it. You will soon admit as much as I need from you. You know of course that a mathematical line, a line of thickness *nil*, has no real existence. They taught you that? Neither has a mathematical plane. These things are mere abstractions.”

“That is all right,” said the Psychologist.

“Nor, having only length, breadth, and thickness, can a cube have a real existence.”

“There I object,” said Filby. “Of course a solid body may exist. All real things—”

“So most people think. But wait a moment. Can an *instantaneous* cube exist?”

“Don’t follow you,” said Filby.

“Can a cube that does not last for any time at all, have a real existence?”

Filby became pensive. “Clearly,” the Time Traveller proceeded, “any real body must have extension in *four* directions: it must have Length, Breadth, Thickness, and—Duration. But through a natural infirmity of the flesh, which I will explain to you in a moment, we incline to overlook this fact. There are really four dimensions, three which we call the three planes of Space, and a fourth, Time. There is, however, a tendency to draw an unre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ormer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 latter, because it happens that our consciousness moves intermittently in one direction along the l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our lives.”

“That,” said a very young man, making spasmodic efforts to relight his cigar over the lamp; “that ... very clear indeed.”

“Now, it is very remarkable that this is so extensively overlooked,” continued the Time Traveller, with a slight accession of cheerfulness. “Really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Fourth Dimension, though some people who talk about the Fourth Dimension do not know they mean it. It is only another way of looking at Tim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ime and any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 except that our consciousness moves along it.* But some foolish people have got hold of the wrong side of that idea. You have all heard what they have to say about this Fourth Dimension?”

“I have not,” said the Provincial Mayor.

“It is simply this. That Space, as our mathematicians have it, is spoken of as having three dimensions, which one may call Length, Breadth, and Thickness, and is always definable by reference to three



planes, each at right angles to the others. But some philosophical people have been asking why *three* dimensions particularly—why not another direction at right angles to the other three?—and have even tried to construct a Four-Dimension geometry. Professor Simon Newcomb was expounding this to the New York Mathematical Society only a month or so ago. You know how on a flat surface, which has only two dimensions, we can represent a figure of a three-dimensional solid, and similarly they think that by models of three dimensions they could represent one of four—if they could mast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ng. See?”

“I think so,” murmured the Provincial Mayor; and, knitting his brows, he lapsed into an introspective state, his lips moving as one who repeats mystic words. “Yes, I think I see it now,” he said after some time, brightening in a quite transitory manner.

“Well, I do not mind telling you I have been at work upon this geometry of Four Dimensions for some time. Some of my results are curious. For instance, here is a portrait of a man at eight years old, another at fifteen, another at seventeen, another at twenty-three, and so on. All these are evidently sections, as it were, Three-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 Four-Dimensioned being, which is a fixed and unalterable thing.

“Scientific people,” proceeded the Time Traveller, after the pause required for the proper assimilation of this, “know very well that Time is only a kind of Space. Here is a popular scientific diagram, a weather record. This line I trace with my finger shows the movement of the barometer. Yesterday it was so high, yesterday night it fell, then this morning it rose again, and so gently upward to here. Surely the mercury did not trace this line in any of the dimensions of Space generally recognized. But certainly it traced such a line, and that line, therefore, we must conclude was along the Time-Dimension.”

“But,” said the Medical Man, staring hard at a coal in the fire,

